

韓文起

卷一

雜著

原說表狀
議辯論解

精校

韓

文

起

民國四年四月
上海會文堂印

每部六冊

定價洋壹元

序

余童年負笈鄉塾見制藝中有用韓文詞句人輒喜之因
購一坊奉以為中郎枕秘按日所受於師者既成誦即覆
而潛玩不令諸學童聽覩塾師疑汎覽有妨卒業詞而
恥攬之戒以夏楚既而攬去則韓文一部也大笑而罷余
因摘所疑質問黽縷睞咩不能終良久恚且罵曰古文不
過取其明晰易曉詞句攬入制藝區矣何深求為余進曰
制藝即古文變體昌黎當日起衰恐不是竊前人詞句攬
入篇中而以代之衰遂能起也長揖而退塾師慙駭彌日
嗣余反覆探索豈有所得即作蠅頭小書逐段逐句分記
於各篇之內常恐有兔起鶻落少縱即逝之虞不憚一
夜十起如是者有年漸覺鄙見日新積疑盡釋諺云故
書不厭百回讀又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良有以也所錄

彙存而不輕以示人。閱變之後，與所往羣書，一時俱沒。幸此書習之最久，抗歷，可記憶。所登古文，折義前後，編常以類限為憾。迨養疴西湖，杜門三載，復取唐書，磨核，俾全集中一人一事，悉有原委，改據，加以篇末總評，發明全文大旨。亟命余子沆校錄，問世。因以起衰之義，額之曰起夫昌黎生八代之後，頹於波流，第靡中，能自樹立，屹然不仆，是眾人皆不為而獨為，則所謂起者，有振起之義焉。余不佞，有宋穆伯之好，謬取家誦戶習之書，掃盡，依解傳訛，獨據管窺，一得。是前此未曾有，而始有，則所謂起者，亦有初起之義焉。海內君子，若得是編，當見韓文堂奧，必能於剽竊詞句之時，溯流窮源，洞滌故習，慨然自命，以為一代作者。是古人不學而可學，則所謂起者，又有兴起之義焉。知此三說，思過半矣。起之時，義大矣哉。是編也，得留江黃，予空可以水署。

餘闕究心史學。考證辯難。必極其毫髮。云遺然後已。而新安王子殿揚家學有素。復以系出觀察王弘中。燕喜亭滕王閣二記及神道碑銘。祖德攸闕。慨然滅贊倡梓。均賴其相與有成也。因併書之以誌不忘。

昔

康熙癸酉歲仲春望日。曾安林雲銘。西仲氏題於西冷之挹奎樓。

凡例

一韓文舊本向多脫畧謬誤歐陽公曾言之以自唐迄宋沒而不見者二百年故也公塔李漢曾親受業余以其所輯原本為主而參以朱晦庵之考異則諸本紛紛傳訛有所折中允稱善本

一各代有各代之制度如科第官職及郡縣地名沿革不一多有名同而實異者亦有名異而實同者若執今日之制度讀唐代之文章何啻盲人問路余取文獻通攷查核凡有制度名目與今日異同者必為辨出附入各篇小註或總評之內乃知從前評語皆與本文了無交涉

一韓文內其人其事皆有來歷根據若不知其人為何等人其事為何等事與其入其事之本末如何始終如何便思學作解事小兒說長道短猶今日制藝選家議論他人文字自己先認不得題目徒供作者胡盧耳余取唐書一一攷證即起作者于一堂受其耳提面命亦不過此快心曷極願與海內共為欣賞

一韓文之作。必有所值之時。與所處之地。向來未有開載。然不細為別白。則立言之意。似篇篇可以移用。前此丹陽洪興祖東蜀樊汝霖編註傳中。不無簡畧。差訛。余將本傳參以詩文全集及散見於唐書他傳者。定為年譜。擇茲集所登之作。有明文相符。即註於每年之下。使讀者一覽便知。不煩探討。若無明文確據。概不敢以意填入。

一韓文全在立意。吞吐輕重。布局伏應。起落人不能及。總要尋出他眼目來。然後知其個中神理。余逐段逐句逐字訓釋。不敢草率。其圈點分截之例。悉載古文析義前後編卷首。茲不復贅。

一韓文所用字句。有極平易者。有極古險者。不比諸大家之文。易於解會。讀者俱要博稽經史。尋出根據來。方可測其高深。若麤記一二爛熟口頭套語。攬入制藝。不如不讀。

一韓文所用典實及地名官名之類。前篇既註後不重載。間有詞意不便割裂。則附入總評之內。或總評亦碍不能入。則載入他篇之再用者。總

要完完全全還他各篇神理為第一義。此亦不得已之苦衷也。若無關於本文大旨，恐增繁蕪，不敢混入。讀者須逐篇攷閱，庶為得之。

一韓文根本六經子史，必以聖人之道為宗。與夫忠君信友憂國憂民之意，皆不必復道。但其行文，遇繁雜處，偏能用省筆；遇率直處，偏能用曲筆；遇短促處，偏能用寬筆；或無中生有，或正中出奇，或拉拉雜雜說出無數話，只逼出一句正旨，或劈頭一二語便已包藏許多妙義，或明寫在此，而主意却在彼，或鋪張或回護，而其中錯綜變化呼應收縱，又無不極其自然。所以後來作者，俱不能出其範圍。余寢食有年，方敢擔管窺之一得，是在善讀者會心也。

一韓文傑作在碑銘者尤多。其叙事篇法有近史氏。公曾自言與詩書相表裏，雖使古人復生，未肯多讓者也。乃坊本登錄甚少。蓋緣選家粗心儉腹不解其中事實，即段落句讀間亦茫然不能分析，以故千餘年來無人註得，亦無人讀得。茲特登選四卷，逐字攷究，使命意練局之上，無

不躍躍畢現。凡有志者。於此着眼。則百法俱備。不待他求矣。

一韓文之佳。本傳稱其不蹈襲前人。沛然若有餘。蓋以其學之該博。醞釀脫化。不見有蹈襲之迹。非全無來歷。只憑自己杜撰而出也。沉浸醞郁。含英咀華。公曾自言之矣。乃近世有等鶻突之徒。割裂左史成語。組織成篇。自矜目不覩秦漢以後書。豈知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乃公之唾餘乎。此輩大言欺世。仍是一副蹈襲伎倆而已。醞釀脫化之妙。細讀茲編。久當自悟也。

一韓文坊刻。編次雜亂。即李漢原本。於正集後。又分外集。且於所作之前。後顛倒甚多。茲擇其有關道統者。定為首卷。而以表狀論議辯解為世道治體學術官方所係者。次之。其餘悉照書序傳記雜著誌銘各以類聚。而各類中。又按所作之時。為先後。庶有定次。但碑文二卷。則當先神而後人。先國而後家。又不可以年月拘也。

一韓文全集。無篇不佳。茲編已十卷七八。可謂鉅觀。其前此選入古文析

義前後編或有評註未盡者悉為補入

一韓公詩賦別是一種奇橫傑作嗣尚有另註呈政海內茲不入集但明水賦乃公應試登第之篇不得不與碑記內所繫之詩一併採入非有所去取也

一是編脫稿粗定因姪孫常礎急於問世遽攜入建陽書坊發梓其中頗有遺漏簡畧茲復細訂另刻其卷帙次序及訓詁未盡處不無增改海內明眼者一覽能自辨之即以此刻為定本可也

西仲氏再識

韓文公年譜

公諱愈字退之本傳鄧州南陽人按廣輿記即河南懷慶府修武縣秦名南陽今有南陽城在縣東北三十里韓

氏世家于此洪興祖謂本傳謬添鄧州二字是也孟縣有別墅俗呼韓莊其自稱昌黎者以系出昌黎猶崔之博陵李之隴西耳今永平府昌黎縣

亦有韓公祠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桓王皇甫湜墓碑作六代祖祖叡素桂州長

史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皇甫湜墓碑云贈尚書左僕射

代宗大曆三年戊申公生戴李漢原序

五年庚戌三歲父仲卿卒本傳公三歲而孤按乳母李氏墓銘云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則母亦以是年卒矣周月謂

周一歲之月也六歲初愈生

九年甲寅七歲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言出成文隨伯兄會至秦會行

官至起居舍人廣輿記云字朝宗為荊州刺史誤也

德宗建中元年己未十二歲隨伯兄會賤官至韶州曲江以元載賤後坐與載厚故得罪

兄卒依嫂鄭氏北旋以中原有事就食江南會于永泰中曾居上元有別業在宣城盡通

六經百家言

韓文公年譜

貞元二年丙寅十九歲至京師。

三年丁卯二十歲應進士試報罷。

四年戊辰二十一歲應進士試報罷。

五年己巳二十二歲應進士試報罷。

六年庚午二十三歲歸江南省家。

七年辛未二十四歲又至京師。

送齊暉下第序

八年壬申二十五歲登進士第。出於陸宣公之門。是年應吏部博學試報罷。

明水賦 爭臣論

九年癸酉二十六歲應吏部博學宏詞試報罷。

應科目與人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十年甲戌二十七歲應吏部博學宏詞試報罷。

學生代齋郎議 答崔立之書 李元賓墓銘

得進士第

五十七日父卒

五十五歲

二十六岁

十六年庚辰三十三歲張建封使居符離睢上旋罷去是年建封薨徐州軍亂公不與難

答李翱書 與馮宿論文書 與孟東野書

答張籍書 重答張籍書

十七年辛巳三十四歲居洛陽即挈眷入京師洛陽即東京

與衛中行書 送孟東野序 與陳給事書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十八年壬午三十五歲春調國子監四門博士祭統曰天子設四學同四

置于四門至隋隸于國子唐移與太學同處設博士六人秩在國子博士之下

補拾議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送陸歙州序

送何堅序 施先生墓銘

十九年癸未三十六歲由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十二月因天旱人饑請

緩徵忤京兆尹李實貶陽山令本傳上疏極論宮市坐貶致全集無論宮市疏即公赴江陵途中詩只言因請

三十一岁
為監取御

三十二岁

三十三岁

緩徵並不及論
官市故從綱目。

送浮屠文暢師序 祭十二郎文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訟風伯

二十年甲申三十七歲春至陽山。
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為字。

答竇秀才書 燕喜亭記 送區冊序 送楊支使序

順宗永貞元年乙酉二十八歲春以恩赦召回改江陵府法曹參軍為裴

均從事至衡陽候三閱月得詔始就職。

知名箴 上兵部李侍郎書 與于襄陽書 荆潭唱和詩序

憲宗元和元年丙戌三十九歲六月權知國子博士。
權者未實授也。

送許鄆州序 贈崔復州序

二年丁亥四十歲分司東都。
以不附和寵懼而請避之。

張中丞傳後序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處士盧君墓誌銘

三十二歲

三十三歲

三十四歲
五月十五世平于
永州年六十八

三十五歲

三十六歲

三年戊子四十一歲守博士在東都

釋言 與崔羣書

四年己丑四十二歲六月為真博士改都官員外郎刑部設一人掌符隸簿錄給衣糧醫藥而

理其
訖究

與少室山人李拾遺書 送幽州李端公序

國子助教河東薛公墓誌銘

五年庚寅四十三歲拜河南令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序 送湖南李正字序

送鄭十為校理序 河南府同官記

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河中法曹張君墓碣銘

六年辛卯四十四歲遷職方員外郎復為博士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

諷百姓遮索軍項投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賊澗房州司馬公過華以
為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衛史覆問得澗賊再貶封溪尉公坐是復

士為博

復讐狀 進學解 送窮文 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襄陽郡王路公神道碑銘

七年壬辰四十五歲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比部郎屬刑部主法制掌內外諸司及勾用度物時宰相

見公所作進學解而奇之故有是命

右鼎聯句詩序 答劉秀才論史書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八年癸巳四十六歲轉攷功郎中知制誥順宗實錄成

答元侍御書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藍田丞廳壁記 魏博節度沂國公先廟碑銘 烏氏廟碑銘

河東節度鄭公神道碑文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九年甲午四十七歲進中書舍人

徐偃王廟碑 劉統軍碑 貞曜先生墓誌銘

十年乙未四十八歲五月改太子右庶子以論准西可兩為執政所疾故

論准西事宜狀 代裴公讓官表 與鄂州柳中丞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十一年丙申四十九歲守太子右庶子

曹成王碑 送李愿歸盤谷序 袁氏先廟碑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十二年丁酉五十歲七月授彰義軍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從裴度征淮

西還遷刑部侍郎

祭張員外文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十三年戊戌五十一歲守刑部侍郎

平淮西碑 故相權公墓碑 鳳翔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十四年己亥五十二歲春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除鱷魚患冬移袁州刺史表

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公悉計傭得贖所沒歸之父母者七百餘人奏請著為令布告天下

諫迎佛骨表 潮州謝上表 祭大湖神文 祭鱷魚文

與大顛師書 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十五年庚子五十三歲在袁州九月名拜國子監祭酒

答孟尚書書 南海神廟碑 新修滕王閣記

祭柳子厚文 柳子厚墓誌銘

穆宗長慶元年辛丑五十四歲轉兵部侍郎

黃陵廟碑 韋侍講十二感山詩序

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二年壬寅五十五歲二月奉使宣慰王庭奏轉吏部侍郎

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庭湊

詔公宣撫既行眾皆危之元稹言韓某可惜穆宗亦悔詔公度事從宜無必入公至庭奏嚴兵逐之甲士陳廷公大聲為陳順逆禍福庭湊麾退甲士即撤圍出神策將牛元翼帝大悅故有是命

祭侯主簿文 司業竇公墓誌銘

三年癸卯五十六歲六月為京兆尹

斂禁軍帖早糴抑偉臣之銜京兆人交指曰是欲燒佛骨者尚可犯耶

公以詔自解故

李逢吉以臺府不協罷為兵部侍郎後復為吏部侍郎

奉持詔不臺奏中丞李紳劾奏

鄆州谿堂詩

送鄭尚書序

祭馬僕射文

祭女挈女文

許國公神道碑

羅池柳侯廟碑

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幽州判官贈給事中張君墓誌銘

四年甲辰五十七歲子昶登進士第八月以疾免官十二月丙子薨於靖

安里第

遺命喪葬如禮不得作佛事及拘忌陰陽吉凶

天子為之輟朝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次

年柩回河南二月癸酉葬孟縣先塋皇甫湜作墓誌又作神道碑銘湜

持正睦州人以進士仕至工部郎中有文名

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壻李漢編輯詩文共

四十卷載唐書藝文志

漢字南紀宗室雍王繪八代孫受業子公有文名以進士歷官吏部侍郎修憲宗實錄

子

昶生綰及哀綰登咸通四年進士第哀登咸通七年進士第唐末皮日

休上書請配饗未及行宋神宗元豐七年從祀孔子廟庭封昌黎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韓子

韓文起目次

卷之一

原道

原性

原毀

師說

卷之二

諫迎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代裴相公讓官表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復讐狀

論淮西事宜狀

學生代齋郎議

禘祫議

諱辯

諍臣論

進學解

卷之三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答崔立之書

上攷功崔虞部書

答侯繼書

上張僕射書

與李翱書

與馮宿論文書

答陳商書

與孟東野書

與衛中行書

與陳給事書

答張籍書

重答張籍書

答竇秀才書

卷之四

與子襄陽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與少室山人李拾遺書

答尉遲生書

與崔羣書

答李秀才書

答劉正夫書

答李翊書

答元侍御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答呂鑿山人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孟簡尚書書

與大顛師書

為人求薦書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卷之五

送董邵南序

送齊皞下第序

贈張童子序

送孟東野序

送陸歙州序

送何堅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區冊序

送楊支使序

荆潭倡和詩序

送許鄖州序

贈崔復州序

送王舍秀才序

送王頊秀才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卷之六

送楊少尹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湖南李正字序

送鄭十為校理序

石鼎聯句詩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送鄭尚書序

張中丞傳後叙

卷之七

太學生何蕃傳

毛穎傳

一 巧者王承福傳

畫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燕喜亭記

河南府同官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新修滕王閣記

鄆州谿堂詩有序

對禹問

伯夷頌

子產不毀鄉校頌

通解

獲麟解

守戒

郭人對

卷之八

、訟風伯

釋言

、送窮文

、鱷魚文

李本無祭字

、明水賦

龍說

馬說

知名箴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歐陽生哀辭

、獨孤申叔哀辭

祭田橫墓文

祭十二郎文

祭房君文

祭侯主簿文

祭大湖神文

祭柳子厚文

祭河南張員外文

祭女挈女文

祭馬僕射文

卷之九

南海神廟碑

黃陵廟碑

處州孔子廟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烏氏廟碑銘

袁氏先廟碑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唐故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

道碑銘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卷之十

平淮西碑

柳州羅池廟碑

劉統軍碑

曹成王碑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唐故相權公墓碑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卷之十一

李元賓墓銘

崔評事墓銘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施先生墓銘

攷功員外郎盧公墓銘

處士盧君墓誌銘

國子助教河東薛公墓誌銘

唐故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卷之十二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柳子厚墓誌銘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唐故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銘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韓文起卷之一

塔鄭 郊官五

晋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全校

男 沅芷之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蓋仁義俱主有為一由是而之馬之謂道

以仁義見諸施行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以仁義體諸身心仁與義為定名

故不容道與德為虛位而居之故道有君子小人如易言君子道消之類而德

有凶有吉如左傳季文子論莒僕吉德凶德之類○二句所以明其為虛

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

彼以煦煦為仁錯認博愛者為私護孑孑為義錯認行而宜者為孤立其小之也則宜老子證

此其所為道道其所道如云道可道非常道是也非吾所謂道也非由是而其所謂德

德其所德如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也非吾所謂德也非足乎己無待於外之凡吾所

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義以不能離仁。仁天下之公言也。其德為君子。

知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以仁義為一人之私言也。其德為小。

人其德為山可知。自篇首至此。把吾道大旨與老子之說相較一番。分出是非作案。非闕之也。老子尚在孔子之先時。佛法未入中國。故單言老子。

子周道衰。孔子沒。吾道不明。全在此三字。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此

佛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指周秦。二句是客。不入于老。則入于

佛。指漢以後。二句是主。入于彼。必出于此。學其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

者。汙之。推學者之心。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此段言棄儒從老佛。

害道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如史記載問禮。老聃道家。佛者曰孔子。

吾師之弟子也。如列子載孔子云。西方有聖人。後入附。為孔子者。習聞其

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吾儒喜僧道。而不根之談。自

不惟舉之于口。而又筆之于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

而求之。此段言援儒入老。佛者之害道。上段言入彼出此。聖人之道猶存。此則把聖人都混入老佛去了。雖欲求亦無處求矣。語意尤緊。

自周道衰至此。言有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

老佛則吾道愈衰。

好怪根上樂其誕向來端始未終也老佛之說
甚誕本不足信因人好怪故得與吾道並行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

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

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以

不足食為不足用發出感慨言老古之時人之害多矣害指下文蠱蛇禽獸飢寒顛病等語

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養生其身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

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

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

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

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敗也為之符璽斗斛

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至而為之

防總言古聖人相生相養之道皆有賴于民生而除其害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

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引老子之言而駁其怪誕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

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人賴衣食以生奈人身所具皆不及

韓文起

禽獸無以取衣食若無聖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

人為之謀則世界無人矣其臣必君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民必事君

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

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君臣民各相維繫方能遵

得衣食以遂其相生相養之道而人類不滅行古聖人之教勝禽獸而

以至於今不然則違古聖人之法以取罪矣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

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指僧道出家言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老言清淨

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罪可絕其亦

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迷又可哀

句至此言有生民以來全賴聖人作用方留得箇人種如何以棄帝之與

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

以為智一也喻言用各有時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

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老氏之說必行

其不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

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

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

清淨寂滅亦治心之學有近于吾儒正心誠意故引傳作証歸重有為句

承上起下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

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皆非有為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葵禮則葵之

葵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葵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今也舉葵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

葵也

佛從何處來必不當奉求其端訊其末如此○自帝之興王向至此言老佛無為之法明係怪誕不攻自破無余世人樂聞其說何耳此

併責為老佛之人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

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

緊接上重妙其文詩書易春秋不必述一番

丹經其法禮樂刑政不必受戒持懺其民士農工賈

不必出家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

主昆弟夫婦

不必棄人倫

其服麻絲

不必緇黃

其居宮室

不必寺觀其食粟米蔬果魚肉

不必斷革

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

二易字與上文怪誕對看

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

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

隱隱見博愛之仁

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

無所處而不當隱隱見行而宜之義是故生則得其情日用死則盡其常喪葬之禮郊焉而天神假廟焉

而天鬼享祭祀之禮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上

是原道本旨先祀先王之教平乎叙出次由內推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周匝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

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

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算不得由箇傳

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收上堯舜禹湯文武之行道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

其說長收上周公孔孟之明道已上叙吾道來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商所以衛道之策曰不塞不

流不止不行勢道與老佛人其人令遠俗俱火其書廬其居寺觀改作民房三句所以止

之塞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句所以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僧道中有無所依倚

及不能自食其力者別有養贍其亦庶乎其可也已上言吾道之行必

林西仲曰前人謂此篇止闕得老子其闕佛略帶寂滅兩字若孔子作

春秋一段以佛非出中土尤無關於佛之痛癢然所云棄君臣去父子

禁相生養之道在佛為其未始非闕佛也大意謂吾儒仁義道德之說

本自了然。雖有老子之小仁義。不過一人私言。豈能勝天下公言哉。迨孔子沒。秦火之後。吾道不晦于世。因而老倡于先。佛乘于後。時人既多棄儒以從老。佛復附老。佛以為儒有志者。無從聞仁義道德之說。誠可歎也。夫老佛怪誕不經。世人昧其始末而好之。使其徒坐享衣食以困平民。勢所必至。抑知老佛亦人耳。自生民以來。古聖人教以相生養之道。而除其害。其制作至詳且盡。豈好勞乎。乃老氏敢為聖人不死等語。獨不思人賴衣食以生。上古榛狁之世。人與禽獸無殊。又無禽獸爭得衣食之材。苟非聖人以君臣民之分。義相維。同力如何。至今留得人種。今欲棄君臣父子。禁相生養之道。不至人類盡滅不止。誠禹湯文武周孔罪人也。其法寧足尚乎。倘尚其法。則從無事。含有為。在老似冬葛而饑餒。在佛為下喬而入幽。求其端。訊其末。皆不可訕。如此若吾儒仁義道德之說。易明易行。毫無怪誕。而為己為人。由生至死。鮮有不善。自堯舜傳至孔孟。以治以教。皆是物也。然非除去老佛。何以為明道行道計。

哉篇中一滾說來讀者眩其重複蓋因將篇首辨道三段俱作闢老佛
看耳宋儒謂正心誠意句下仍當全引致知格物又謂軻之死不得其
傳不知所傳者何事何其不理會立言之意及上文逐件數出為道為
教乎噫讀書之難言如此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

點出性情來

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

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

品等級也所以為者舉其所有之名數也

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馬者善馬而已矣中馬者可導而上下下

馬者惡馬而已矣

點出善惡二字來

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

上馬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

得一端而舉其全體

中馬者之于五也一不少

有馬則少反馬其于四也混

不能盡得不能盡舉

下馬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

于四

了無交涉而已

性之于情視其品性待情而見故于情視其品有上中

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馬者之于

七也動而處其中自然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

者也用力後方免過不及之弊下焉者之于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非過則不情及而已

之于性視其品情由性而發故于性視其品已上言情亦有一定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三說皆指受性之始言夫始善

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三說又謂其皆可移如此皆舉其中而

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已上總駁三說之義不全叔魚之生也其母視

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

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教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駁孟子後

稷之生也其母無灾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

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駁荀子堯之末舜之均

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駁荀子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

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駁楊子之說三說俱在與生俱生時看出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

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此所以謂之立義不全者曰

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中者之可移則不待問以篇曰上之性

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即移之亦不過

以此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若論其受性之始有一定之等級所謂上知下愚之不移是也曰今之言性

者異于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

異究竟饒不過佛老妙

林西仲曰夫子言性相近註云兼氣質而言公因夫子有上智下愚不

移之說則以所云性相近者為中人說法可知矣故分出三品來言惟

中人可導而上下即本于習相遠之語所謂折衷于夫子而論定也皇

甫混孟荀言性論一篇亦主此說起手言性並言情以性不可見而情

可見不然則善惡無可指實矣宋儒謂論理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理

不明則兼氣質言性本無妨碍安得執定天命之性及孟子性善之說

訾其失當哉中間翻駁發明段段俱有實義未帶出闢佛老之言尤見

衛道深心大儒立言可謂顛撲不破矣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伏下不重以周故不怠輕

以約故人樂為善能修且不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

所以為舜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

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自責者一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材與

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

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自責者二舜大聖人也後世

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

病也是不亦責于己者重以周乎所以聖人自待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

是是足為良士矣能善是是足為執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

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執易能也其于

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于人者輕以

約乎以眾人待人亦尊己也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

于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

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內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于己。

者已廉乎。徒以眾人自待而已。其于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

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

聞也是不亦責于人者已詳乎。必欲以聖人望人。夫是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身。不

凝而以聖人望于人。吾未見其尊己也。極不宜。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

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揭出所以。吾嘗試之矣。嘗試語于

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有所私所不毀。不然則其所疎遠

不與同其利者也。善可以不毀。不然則其畏也。莫以不毀免禍。不若是強者必怒

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必不應之。而人之情皆如此。又嘗語于眾曰某非良士

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有所私所不毀。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

其利者也。與己無干涉。不然則其畏也。恐以毀取禍。不若是強者必說于言懦

者必說于色矣。必應之。而人之情皆如此。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

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無一人肯稱揚將有作于上不加訕斥故也

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得聽言之法可以用人

林西仲曰從來毀人者之心無非為尊己計看來恕己責人道德日流
汚下何曾討得一點便宜去耶篇中揭出怠忘二字可謂推見至隱末
寫出人情惡薄曲盡其態以公平日動而得謗故有是作也余行天下
幾遍每見有文藝者必有人訾其素行見有篤厚者必有人訐其陰私
及文行皆無可議亦必有人嗤其先世惡跡斷不許世界中有一全人
余因以察其毀人之人必其文藝不通者也必其行檢多虧者也必其
陰私不可告人者也必其先世積惡在人耳目者也以彼之言定彼之
人百不失一讀結語三句不但欲君相得聽言之法併為君相定觀人
之法也故曰國家可幾而理豈誣也哉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道謂聖人之道業謂文行感謂眩于異端邪說○總

言師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人之感解

纔傳得道以成其為業此言必有師之故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

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于

吾乎惟得聞道之師方可受業解惑與其人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

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古人所以得為師之法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道既不可行人皆無

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本無惑者猶且從師而問焉受業今之眾人其下聖

人也亦遠矣惑者多者而恥學于師反不肯受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請之聖人

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功之其皆出于此乎愚只在有師傳無師

傳之間而已已上言師道不行于今所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

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音豆業之非吾所謂傳

其道解其惑者也業之向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

遺吾未見其能明也已上言人不能權其業之大小還是以子之年少已

遺字當作迷。小學大迷出。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

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知其不恥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

似也。齒同業同不待相師而相師所以可笑位卑則足羞。以貴師賤似自明其短劣亦可笑官盛則近諛。師貴

似又有類于側媚又可笑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如是則舉世無一可師之人亦無求師而不被笑之人矣師道安得

復行。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下者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

也。歟。以上根上無貴無賤無長無少句發議把當時恥相師與群聚而笑之人一齊痛詆其非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郟

子。萇弘師襄。老聃。郟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應上聞術業有專

攻。攻治也。應上二字如是而已。已上根上聖人猶且問于師句。洗發道之所存

無貴賤即不若己者無不可以取益亦不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

必置分別于其間。何恥之有此古道也。余嘉其能行古道作

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不拘牽于時俗之所恥特來受業

師說以貽之。自言作師說之由

林西仲曰。師道之不傳。由于無從師之人。間有一之人。未有不聚笑。既

笑則從師者亦未有不自以為恥此習俗固然牢不可破柳子厚答韋中立一書已言之詳矣公以道自任故以師自處是篇以恥字作關紐而以古今之不同與傳道受業解惑等字面前後布置穿插細玩當作六段開手點出師道人不可不從師為古道之不易第二段言以道為師其長少貴賤皆可勿論第三段言古有師而今無師所以有聖愚之別第四段言有長少之見存則昧于大小之數是愛己反不如愛子不可謂之明第五段言有貴賤之見存則奪于聚笑之口是士大夫之族反不如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可謂之智第六段言聖人之從師欲合眾長以取益原不求其人之必勝于己未嘗引為恥亦未嘗阻于笑方是古道此一為大意也但其行文錯綜變化反覆引証似無段落可尋一氣讀之祇覺意味無窮史臣稱其與原道原性諸篇皆與行闕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故以列之卷首

韓文起卷之二

婿鄭 郊官五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全校

男 沅芷之

諫迎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彝狄之一法耳術本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

也傳自晚近。叙佛法來愿。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

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

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

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君民福祥皆與佛無與。應上上古未嘗有句。其後殷湯亦年百歲

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

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

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君享國年壽與事佛無與。應上入中國句。

佛。已上俱言未事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

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

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

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

佛不足事亦可知矣已上俱言事佛求福而反得禍為佛不足事之証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

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

其事遂止臣常恨焉點本朝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

已來未有倫比點憲宗。伏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

創立寺觀伏下不感于佛句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

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虛迥不當事佛意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

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遊迎供養點出迎佛骨事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

佛作此崇奉以祚福祥也直以年豐久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

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惑字是通篇眼目。憲宗實是惑反言其不

惑止把迎佛骨說作詭異戲玩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

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措身命焚頂

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放傲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

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厯諸寺必有斷臂縳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

笑四方非細事也此段就迎佛骨及令諸寺遊迎供養上痛發事佛流弊

姓說作愚冥又用倒跌法夫佛本曩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

之法言不通故身不服先王之法服殊製故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剃

家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

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佛生相見止當待以

異言異服不知大倫戒其勿留境內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

昇入大內上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吊於其國尚令巫祝先

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吊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

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恥者恥舉朝無有識之人也此實憲宗之非憲

韓文起

宗之失。止說羣臣不言御史不舉為可恥。又用倒跌法。此段就御樓以觀上。痛發其過當。妙在逐段翻駁。却是一氣呵成。其提撮布置之巧。真古今第一。篇。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諫疏也。

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

快哉。佛骨既迎至京師。若發還鳳翔。百姓感禱。不解如此措置。所以行高祖議除之意也。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

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殃咎與上福祥二字相應。既以迎佛骨為祈福。則必以毀佛骨為招殃

谷矣。願以身代受。使不畏也。此段處置佛骨之法。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

恐

林西仲曰：鳳翔之有佛骨也。不知起自何時。攷藏經釋迦涅槃火化得

舍利八斛。分發諸天人間。龍宮三處。供養語雖涉於不經。總無死後留

下遺骨之理。羣兒最善假托。安知鳳翔之骨。不猶羚羊角。可破之佛牙

乎。憲宗惑於禍福俗誦。欲崇奉以祈福祥。與服柳泌金丹。冀得長生。同

一見解。不知佛家禍福之說。即吾儒惠迪從逆。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

之訓。如五帝三王年代。所以久者。惠迪也。作善也。宋齊梁陳元魏以下

年代所以促者從逆也作不善也佛何與焉且經云有取有證總屬妄想達摩西來見梁武帝詆其度僧造寺竝無功德意可知矣乃羣髡衣食於經懺冀得檀施因有為惡之人事佛亦得福為善之人不事佛亦得禍之言而庸夫孔壬一時波馳蟻附于崇奉之文謂棄善稔惡有可恃以無恐者豈方便法門本旨乎鳳翔佛骨之迎當時君相皆以為此舉功德不可思議茫不知佛法為何物使佛見之亦以為可憐愍者不但吾儒訾其狂惑也昌黎此表亦不辯佛骨是真是偽止把古帝王未事佛與後世人主事佛禍福較論一番而以崇奉失當處層層翻駁冀其省悟可謂明切至投諸水火數語分明是雲門一棒打殺丹霞燒出舍利之意謂其有功吾道可也即謂其有功佛法亦無不可也若謂不言法言不服法服不知君臣父子則深中佛氏膏肓然佛不如此又不能空諸所有以成其為佛治天下者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者矣厥後憲宗以服金丹躁怒暴崩中外咸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亦不見有佛

佑護而公以潮州一貶得配食於尼山其子若孫科名勿替求福者豈
在崇奉虛文哉

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以狂妄慙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

刑上初欲加以極刑引為己罪陛下哀臣愚忠怒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

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裴度崔羣言公雖狂出于忠相上從之歸之君恩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

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為謝感而謝之已上叙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

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點到任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

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

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幾旬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

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

問百姓疾苦苟有不得得以上陳宣揚君德是刺史之事已記國家憲章

上述在潮與吏民相見之言

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奉聞臣所稱

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地方無事可以入告先言公事再轉入自己陳哀之意方得

體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

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

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地遠惡臣少多病年纔

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親之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慙

死亡無日甚之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苟非陛下

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言所以必自陳之故時憲宗深疾朋黨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立言妙臣受性愚

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

臣于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于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

歌詩薦之郊廟先祀郊廟伴講妙紀秦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

厲無前之偉績封禪所用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

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已上自疏所長以起下文先以人事伏多所不通句引起見得罪犯可原妙伏

韓文起

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高祖太宗之盛自

天寶之後政治少懈又治未優武寇不剛尊臣姦隸蠹居基處搖毒自防

外順內恃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

四聖傳序以至陛下藩鎮之害累朝久不能除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

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焰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憲

宗廟平藩之功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

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之外

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高祖未封禪太宗欲從羣臣之請魏徵諫而止取以此焰

是立言妙處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

永永年代服我成烈此料必有此舉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

臣負罪嬰嬰汗觸而破裂也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應上死亡曾不得奏

薄技于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

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吐然而止不說召用妙

林西仲曰措詞雖極悲愴因其筆力雄大詞氣奔放但見有排山倒海之勢其以文章自命亦緣前此憲宗委作由弘正祖父廟碑及平淮西碑知之有素原非無故而矜張賣弄也至頌揚前平之功媿媿不置即柳子厚所云思報國恩獨有文章之意亦不比尋常獻諛憲宗得表非聽皇甫鎛之沮必不僅調哀州豈非藉此妙文以為感動乎若夫封禪一事非盛德者所宜行秦皇漢武欲借此以致仙人求長生之藥公豈有不知其妄者奈當時服食之說大行殺人不可勝計而慕尚不已如尚書歸登李邕侍郎李建御史李虛中金吾將軍李道古節度使孟簡盧坦皆一時卓卓有名位者亦先後為藥所誤而殞則舉國若狂至死不悟可知憲宗當諸道削平之後志已驕侈希慕長生而皇甫鎛在左右薦方士柳泌合長生藥現授台州刺史以求靈草勢必蹈其覆轍反不如封禪猶有故事可循神仙渺茫久當自廢或不致餌金丹而暴崩即謂以將順為匡救可也然此亦不必曲為之說矣

代裴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元和十年六月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深謝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今天與僕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

道無渾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為拙臣行不疑自叙處句句為

本張元和之初始拜御史由河陰尉調遷旋以論事過切論權為罕臣所非取忌移

官府廷出為河南功曹參軍因佐戎幕武元衡帥西川表掌府書記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

居侍從之中名為起居舍人遂掌絲綸之重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受恩益大願

乙益輕應上不求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追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如下部

令裴蒙杖五坊小使無罪之類於禱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取忌陛下知其

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已上叙平日獨臣誠見陛下具文武

之德有神聖之姿啟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

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指討淮西事聖君難

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中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未免妄

作奉命視行營諸軍還奏取之策羣臣多請罷兵陛下不加罪責更極

寵光帝獨聽既領臺綱御史又毗邦憲刑部侍郎毗輔也裴公視行營

處點出此處加一既字又字則新舊銜了然妙聖君所厚凶逆所讐取忌通賊關於防虞幾至斃路思

私曲被性命獲全李師道刺客殺武元衡併奪度力三進斷靴秦累祖先

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慙魏保身之疎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

委臣以愛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明實出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厨高

宗登傅說於版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雪恥蒙光去

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還比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

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所以謂豈可叨居以彰非據叨濫也易曰非所據

上自言必不方今干戈未盡戢藝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遊郊藪草木

敢居相位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

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才不伏願博選周行者仕旁及巖穴者未仕天生

翰文起

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自有應運而興乞迴所授以叶羣情
已上言當別立賢相無任懇款之至

林西仲曰裴晉公字中立山西聞喜入此番不死於刺客實出天幸當日舉朝士大夫無有不以為戒且嗤其妄作以取禍者此番制書全為決計吳元濟起見是舉朝皆不欲相晉公而憲宗獨斷而行之者也觀其屢請罷兵及請罷度官以安恒郟之說不知當日衆口讒謗其多為何如者但討蔡日久無功尚須內外諸臣協力若讓官表內稍露形迹則忌者益甚何以共濟妙在將舉朝讒謗之多及憲宗獨斷之明一總付之往事止以傷殘之軀有忝重任為辭絕不提起後來如何討蔡一字反自認前此為竭愚妄作未以叶羣情三字作結而讒謗之多與獨斷之明俱了然在言外立意之巧無有踰此若其行文對待中却是一氣呵成此歐蘇四六之祖也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敕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舉選之途不一故道路

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

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提出權停之故作案因勅旨未說明臣伏思之

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以常理計今京師之人

不當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都計總計諸色應舉之人併其僮僕畜馬不當京

師百萬分之一萬字疑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百人中益之

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弊敗也京師之人原不以舉選而今若

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疑有他變二則人士失業絕望臣聞

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成湯以六事自責之一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

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單承上人士失業句言因旱而復召

選已上言舉選必不可停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君為陽臣為陰出董獨陽為旱

獨陰為水陰陽失平故有水旱亦從繁露語化出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

韓文起

群臣之賢不及于古

其德既無

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

忠有君無臣是以久旱

有獨陽之象故

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

骨鯁之臣

于古賢及憂國

如家忘身奉上者

其能盡心

起其爵位置在左右

待以不次之位

如殷高宗之用傅說

者

周文王之舉太公

者

齊桓公之拔甯戚

者

漢武帝之取公孫弘

重因其出身最賤

故類及之

清閑之餘時賜召問

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

有君有臣無獨陽之象則旱災自弭已上言致旱有由不但舉選不宜停尚當求於尋常舉

選之外是

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

進一層說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林西仲曰歲旱舉選恐人士轉集米價涌貴奈此事關係甚大當權其

利害之輕重而行之若忽議停則民心搖惑害在目前仕進無門害在

後日當時廟堂之上議國是者皆以此為救荒奇策則其立朝伎倆可

知即報國肝腸亦可見矣故茲篇末段將有君無臣致旱之說另行找

發一番且請於疏遠下賤中求奇才異能盡心國事者待以不次之典

置諸左右時賜召問以明舉朝碌碌充位無一人用得着也但公在國
學尚無言責且帶說在論舉選之後故不甚犯時忌然鋒刃亦未免太
露耳坊評惟以舉賢銷災套語讀過大誤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

苗不長秋又早霜穀不能寔

田種所收

十不存一

災之甚故荒之甚與他年災荒不同

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

租賦之間例皆蠲

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

放捨也玩一聞字則所蠲免者乃額外雜派玩一
例字不過照常災故事而行耳回護不苟如此

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

無以活家折屋伐樹以納稅

錢完無以寒餒道塗斃踣溝壑

荒之甚故困之甚不能少有存立

有者皆已輸納原不待徵無者

徒被追徵

雖徵無益指正供言

臣愚以為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

也民情無以自達已上極寫旱饑之狀

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

猶且寬而宥之

且為之求其生

况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

必不忍視其死又犯知與未知二

意代為回護

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宜倍加憂恤固結人心宜先

於其所近。尤不可不救之。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上下緩之則事存。而利遠。公私交裕。言不過遲。伏乞特勅京兆府。李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內猶額內。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有衣食時取之。不為度得。少有存立。存得身。立得家。不至斃。踏溝壑。棄子逐妻。愚無所知識。受恩思効。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慙懼之至。

林西仲曰。德宗專意聚斂。時藩鎮如李兼、韋臯、李錡皆以進奉求媚。而刺史裴肅判官嚴綬亦效之。而得遷擢。故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賦稅之外。不知增了多少科派。因旱蠲免。循例而行。上下之間。乃具文。非實政也。按順宗實錄。取李實詔云。比年旱歉。先聖憂人。特詔逋科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等語。是不但腹內之稅錢草粟。現在追徵。即額外所徵。亦未必不如故也。公纔遷御史。即以緩徵為請。其意以天旱人饑之時。正供尚不能輸。何況額外。其中回護。幹旋語意亦甚和婉。但當天子患貧。小人固寵之時。安能以不入耳之談為民請命。

乎。陽山之貶必有以。公市恩于民。使民歸怨于上。之語而行。讒者猜忌。如德宗。未有不信而加罪也。厥後紫陽作綱目。特書曰。貶韓愈為陽山令。所以深譏德宗用人聽言之失。公雖貶有餘榮矣。

復讎狀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都省謂尚書都省。

已上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

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

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
不便詳之於律。夫律雖

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
有司但按律而行而已。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

經文又可裁制。下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

有司之成案。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
欲使並行不悖。所以律無其條。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

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

相讎者也引經之言復讎者一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

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引經之言復讎者二又周官曰凡報

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引經之言復讎者三今

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

叙勅旨之欲定制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

稱可議於今者斷所引之經一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有涉於犯分

斷所引之經二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

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若言于官則事洩反受其害有處於勢之

不能行者經三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

發具其事申尚書尚書者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

矣臨時取自上裁經律可以並用

林西仲曰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報父讎殺秦果自詣縣請罪卒以此

議杖悅一百流循州。看來此議與柳子厚所駁徐元慶事微有不同。蓋子厚所駁者在刑旌不可並行此言。經律可以並用也。赦旨本欲定制。然復讎之事各別。律中既無明文。而據經又有不便斷罪者。或殺或赦。必於所犯之時。集羣議而取諸上裁。杜周云。前王所是。著為律。後王所是。疏為令。以不定制為定制。即經律並用之說也。文亦條達明暢。與子厚相伯仲。

論淮西事宜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

淮西今河南汝寧府三州申光蔡也。

自少陽疾病。

元和九年八月。彰義節度使吳

少陽薨。子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

去年春夏已來。圖為今日之事。

少陽未薨之先。陰聚亡命。牧養馬騾。為時

既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得息。

奉所役者。脩其器械。防守得休。

金帛糧

畜耗於賞給。

不能節用。

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不

財。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

如少陽掠壽州茶山。元濟掠魯山襄城。皆是用。又無處

補。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檻。處于殘弊。困劇之時矣。譬如

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况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

當天下之全力。

宣武等十六道兵近九萬

其破敗可立而待也。

已上言淮西有然所未

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斷字是通篇主腦意見下文

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

兵多原出

於不必勝之師。必在速戰。

速戰固所甚願

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

但處于不

時則不能無費

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

亦不能無

近賊州縣徵

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

民間又不能無受殃。凡此皆曠日持

久中。處于無可奈何之勢者

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

塗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

不

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

然可圖功。為總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

應。其功乃成。

斷之利。已上言取淮西務在必行。不宜中沮

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

威伐背叛之國。

鬼

三年乃克。不以為遲。

論不得時之久

志在立功。不計所費。

多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

又以當斷引證結之

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僚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二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

本不成軍

勢力單弱羈旅異鄉

數身孤

與賊不相諳委

不曉其曲折

望風懾懼難便前進

奪于虛聲人情本皆如此

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

驅使先不存優恤

以情誼不相聯屬故

待之既薄使之又苦

當賞資不及每戰必使當先皆不優恤之實或

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

以不相習故

發到之後如此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上下交費士卒有征行之艱

身不安得間里懷離別之思

心不得安發之時如此

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

連接處村落百姓

非羈旅之比

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

不待處置驅使習於戰

不備懼

識賊深淺

相諳委

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未奉朝命猶願自

備衣糧

不用資遣

共相保聚以備寇賊

省却征行離別心慮亦不孤法矣此可用為兵者

若令召募立

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

不可勝用

賊平之後易使歸農

以其近故伏請諸道先

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入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

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照數留其兵器兵數既足加之教練。可以三數月後諸

道客軍一切可罷。原用不着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此致論徵客兵不如召募士人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都總每處則至少。又相去濶

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如壽州團練使令狐通境上今若

分為四道。四方諸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隱

一敵國向出史記。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

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以戰則勝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以守則固自然

不要諸處多置防備。堡柵兵馬可省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擇近便之地收其人而為兵

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作行縣猶言每縣立一行營也。為之主而領率之使無參差以便屯聚。此致論堡柵兵

馬當聚而不當分。

一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

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勅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鬪之際。固當以

盡敵為心。此不得不殺戮者若形勢已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

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此可以仁恩為感動

此款論交戰時恩威可以並行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

捷欲速之病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見小利之病河北淮西

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

積習被人看破故敢效尤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

如請罪納質仍加官爵之類往日之事患皆然也所以不達不成者悉生此病臣愚以為淮西三小

州之地其力有限元濟又甚庸愚其才有限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資用四海九州

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為喻以才力較之淮西必可取此款論用兵當持久不

可措費與篇首大意相同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

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此款論軍中賞罰宜加重而行

一淄青恒冀兩道李師道王承宗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

助之意

惡傷其類

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

然為惡亦必不敢

才力有限不敢明白救助

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

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

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後許其承繼

原無利其土地輕有改易之心

今忽自為狂

悖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

萬難姑容

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

道范陽劉總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

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

詔詞當如此

自

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此款論當分攜元濟黨與

林西仲曰元和十年官軍十六道討淮西日久無功而李師道復陰為

淮西之援募盜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人

情惟懼群臣多請罷兵公恐徇其所請故以淮西必可取只在斷不斷

之間為詞其所云不求速戰不惜廣費亦是能斷中作用也所陳六款

洞悉機宜厥後淮西降將董重質語杜牧云淮西三小州所以久不破

者由徵兵數少不能成軍帖附地主每戰必令居前勝則主帥引救以
為己功小不勝則先退至有殲焉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
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亦不支其時朝廷若使鄂壽
唐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
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是說也杜牧引之以上書於李司徒則知公所
陳徵兵守隘二款可謂料敵如神非文士紙上談兵套語而舉朝並不
議及則其無至忠憂國之人亦可附見也其文以明切為主如說家常
話經濟奏疏原不待向字句上爭奇耳

學生代齋郎議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於其官
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所以為士之賤奉宗廟
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致其專於是選大夫士之子
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不待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

報也

勞其

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

僅報之其

亦微矣哉

叙齋郎出身履歷

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

知字書皆有贊乎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

非賤者可比

自非天姿茂異曠日

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於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

得而齒乎國學矣

非塞員填闕之比隱然有士大夫之望叙學生出身履歷

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

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

移易明矣

合言兩途判然

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

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

提出議代之故而輕駁之

今夫齋郎之

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

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

也

是把學生看賤了

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

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蠶洗

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無

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

謂歟

是把宗廟社稷看輕此言暫代之弊

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墮壞其本

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賤而齋郎之實猶存齋郎之名苟無

也

是把學生齋郎兩途一齊亂却了此言久代之弊

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

不可為已

又况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

古原設稽之於今則非利

不能收崇儒之效受敬神之福

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

事既有代則本末名實俱不相稱總收三段所以謂之

不如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林西仲曰劈頭將齋郎學生兩途分別低昂便見得不可相代之意隨

將議代之失層層別抉歸重在崇儒勸學誘人為善極其正大妥確議

禮之文皆當以此為式公應貞元十年博學宏詞所作乃見擯於時眼

嗚呼文章一道豈可以得失論哉

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叙勅將仕郎守國子

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

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

效忠今輒先舉眾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已上言所以一曰獻懿廟主宜

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獻祖乃景皇帝之祖懿祖乃景皇帝之父皆開元十年定謚夫祫者合也毀

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

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五年一禘三年一祫毀廟之名曰合祭而二祖

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又以祫之字義証之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

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

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

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開元十年詔立太廟九室獻祖懿祖太祖

世祖高祖太宗中宗睿宗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

乎已上先舉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

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

霽春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即就也。已上先舉三議之非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

聖廟而不禘祫景皇帝乃始封唐公者為高祖所自出之祖故以興聖名廟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

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

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已上先舉四議之非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

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

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

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既妨於禮文雖違禮立

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又害於事。已上此五舉眾議之非此

五說者皆所不可再總一句故臣博採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佐王周祖后

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

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殷周所自

出之祖不再立廟此法亦泥不得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出左景皇

韓文起

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景皇帝之所亦安。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景皇帝雖一時暫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已上申明其說在順人情而變舊禮而已。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採。祖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林西仲曰。按唐高祖之父名昞。於周世封唐公。為世祖。景皇帝祖名虎。仕西魏。封隴西公。為太祖。曾祖名天錫。為懿祖。高祖名熙。為獻祖。若論三代定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併太祖之廟。而七太廟。百世不遷。一穆為宗。亦如之。餘則親盡。迭毀。唐初仍之。至中宗方以景皇帝始封。唐公為高祖。所自出。立太祖廟於東都。名曰興聖。猶殷周之祖契稷。後之於義。尚未盡。永及開元十年。又以景皇帝之祖父。謚為獻懿。立九廟。

殊覺畫添且當禘祫時其難措置故議者紛紛各執其說無一定之見
但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耳茲篇歷駁眾議之非後以禘祫之尊屈久
暫順情變理立說雖出一時遷就然舍此益無可置喙矣文之昌明醇
雅曲折詳盡人不能及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

舉進士何待人勸必有疑于父諱

賀舉進士有名

州縣中名在應舉之數非

成進士也

與賀爭名者

恐其勝已故爭毀之

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

者為非

不過一人私意之言

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

俗見可笑

皇甫湜曰若不明

白子與賀且得罪

恐賀憾其陷已予過不可不辯

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

若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是也

引律文義一

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

禹與雨丘與區之類是也

引律文義二二律文俱出曲禮謂之律者疑唐人引此入律耳

今賀父名晉肅

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

晉肅與進士既係嫌名又非雙字並舉何犯之有問得冷父

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

不舉進士尚得稱個人不得為人當作何物駁

得好笑。已上言賀。夫諱始于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

不嘗以父嫌名為諱。周公作詩不諱。如克昌駿發之類孔子不偏諱二名。即言微不言在二語春秋不譏不諱嫌名

若衛桓公名完之類。三句言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周行周公之禮者曾

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曾子學孔子者也于父嫌名不亦諱按曾子父名

子之教亦有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何如諱將諱其嫌遂

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言嫌名不但諱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

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

治音持平聲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機也。章表疏也許勢秉機四字音

名本末嘗諱高祖之祖名虎封隴西公者父名昞始封唐。惟宦官宮妾乃不

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論近代宗諱近明皇諱士君子立言存事宜何所法守也。以國

不諱為諱。惟有君側奴婢耳。非士君子所宜學。今考之於經。收上文引詩質之于律。收上文引稽

之以國家之典。收上文漢諱賀舉進士為可耶為不可耶。翻上層層引証

得舉進士代賀。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收上作人得如周公孔

難至此已畢。

子亦可以止矣。收上周孔子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

務勝于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今世之士四字指毀賀者與聽而不察一流人夫周公孔子曾參

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于宦官宮妾。收上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

行孝于其親賢于周公孔子曾參者耶。行以周公孔子對看孝于其親以曾參對看已上復把上文所引

証之人比論一番痛斥毀賀者與聽其毀者之非雄快無前

林西仲曰李賀唐皇諸孫字長吉有詩四卷公極贊其無美不備其父

晉肅亦有才華未登顯仕賀七歲時晉肅尚在公與皇甫湜命賀賦詩

賀作高軒過一首故後此以舉進士為勸而與賀爭名者因謂賀之父

名宜諱公不當勸是欲以嫌名而又偏諱從古無此諱法皇甫湜所以

欲公置辯者亦因與賀有舊識也然唐眾科之目進士為尤貴縉紳雖

位極人臣而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

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故元稹謁賀賀詞之曰明

經中第何用謁為是知賀不得舉進士未始無遺憾矣奈唐俗已成雖

知其非不能自解即公當日作順宗實錄以世祖名炳凡丙申皆謂之
景申丙戌皆謂之景戌賀表碑銘間亦有之則嫌名亦何嘗不以為諱
乎茲篇先按律次引經後據典復以二聖一賢與宦官宮妾對看可謂
無堅不破究竟在當日無不訾其紕繆甚哉欲勝眾口之難也

諍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于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字元宗北平人學廣而問多

求為集賢書寫吏竊官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不求聞于人也名利行古人之道居于晉之鄙柳

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閭里有象諸大臣聞而薦之李泌天

子以為諫議大夫貞元四年好遇合人皆以為為華陽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視

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不以富貴改其不求聞愈應之

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恒六五恒

人吉夫子凶言乃婦人之道非夫子所宜也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

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

而所蹈之德不同也。仕原比不得隱若盡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

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昌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

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蓋上九象曰志可則蹇六二象曰終無尤反振一段言隱為仕之事仕守隱之志兩者俱非以一容

一主擊動下意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

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

之肥瘠忽然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

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位已上言陽子處諫位而不諫不得為

有道之士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

也。陽子既有言責則當諫若諫不聽則當去無有久在位而不諫之理以不去位激之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

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

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

日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

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陽子若為祿而任不為行道之計雖仕亦不宜居諫職以不辭厚祿激之此段與上段又因首段

而推及之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抬其君之過而以為

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

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設

陽子出脫謂其用心不欲人知其諫歸過于君所以不諫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

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

陽子本以布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下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

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世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

諫如流之美不僭賞指擢居諫位言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

而伸其辭說致吾君于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

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既為諫官正欲使人知其諫與大臣宰相不同駭他使人不得而知句其意以為待做宰相時再

行此法未遲也又冷激之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又我三句駭他貽其

君之過句以導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

而仕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又設為陽子出脫言陽子雖仕。還守不求聞用之道。所以不諫。愈曰

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于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命人之不達。窮得

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

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突竈額黔黑也。二句出答賓戲。按淮南

席班因用其事。而顛倒出之耳。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

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聖賢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

耳目之于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

賢時人之耳目。時人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

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此段言聖賢有

自逸不能。豈可守不求聞用之道。以賢不賢激之。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

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

子之所以見殺于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武子名佐。按國語單襄公謂齊國

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上文層層熱駁。冷刺令無可解。至此自駁。以為不宜盡言。取怨。愈曰。君子居其位

韓文起

則思死其官

子指陽

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

指目

我將以明道也非

以為直而加人也

許解加人惡

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于亂國是

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

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

解好盡言三句士數段俱責其不

諫此段乃望其諫言陽子若怨而不改併善人亦稱不得何况有道之士激得尤緊舊評謂末後放一着謬甚

林西仲曰按陽城始受職史稱諸諫官紛紛言事天子厭之而城獨與

二弟及客日夜痛飲昌黎作論城亦不以屑意其為有待而發無疑及

裴延齡進用陸贄坐貶罪在不測諸諫官皆結古城獨毅然以死爭之

名震天下余以為古今諫官知大計者莫如城蓋國家治亂無過任相

一節城一言而贄不死延齡不相天下不受小人之禍足矣無俟乎多

言也是篇可以為諫官常法而獨不可以律城然筆力縱橫大有益于

舉業宜其家傳而戶誦也

進學解

國子先生元和六年公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

嬉業指文學行成于思毀于隨行指修為隨任其自然不方今聖賢相逢聖主賢相

治具畢張所以需才分任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

庸爬羅剔抉求之編刮垢磨光舍其瑕疵曲成不遺益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比

十句言國家求才之切為業精行成之效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

患有司之不公四句總承上文言第盡其在無有言未既有笑于列者

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有年二字自前番為博士三年俱算在內先生口不

絕吟于六藝之文乎不停披于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便于纂言者

必鈎其玄盡其理貪多務得細大不捐防有遺漏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

慮有作先生之業可謂勤矣把業勤句作駁案觚排異端攘斥佛老亂其真補苴罅漏

修其殘缺張皇幽眇闡其微妙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二句承補苴張皇障

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既倒二句承觚排攘斥先生之于儒可謂勞矣以

功于儒微其業之精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深于讀書而得其味作為文章其書滿家為文悉本于古書

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聳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

詩正而葩為文所上規者此等書下逮壯騷太史所錄漢書記予雲相如同工異曲為文

所下逮者此等書已上當言從事于經于史發為文章此乃倒寫法也先生之于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

矣以有得于文少始知學勇于敢為志長通于方左右具宜才先生之于

為人可謂成矣把行成數然而公不見信于人私不見助于友跋前疐後

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襄陽三年博士冗不見治閭散無以目見其

權博士三年為真言命與仇謀取敗幾時所遇皆仇敵幾經摧折指此番遷

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無以活家頭童齒豁竟死何裨年老將死

世不知慮此反教人為此段駁言先生之學精行成如彼而有司之先生

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樑細木為桷椽榑欂短柱侏儒短椽椳闈戶樞扂楔門

門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匠用木有大玉札玉屑丹砂珠砂二

赤箭天麻青芝一名龍芝牛溲溺馬勃生濕地如蒜敗鼓之皮三者極俱

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醫用藥有貴賤之不同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

為妍態者卓犖為傑行道者校短量長准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罕相用人

短之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齒豁句荀卿守正

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解上竟死是二儒者吐辭為經業精舉足

為法行成之極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二儒猶不能期今先生

學雖勤而不田其統解上口不言雖多而不要其中異端一段文雖奇而

不濟于用醜郁一段行雖修而不顯于眾惟業與行不能如二儒自猶且

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號寒啼餓句乘馬從徒安坐

而食藉以自活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逐隊為博士剽竊章句以教人

句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與解上不見信不見助句

儒動而得謗名亦隨之解上動輒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解上冗不見治句

未有不公若夫商財賄之有無厚祿之計班資之崇卑爵之忘已量之所稱

指前人之瑕疵前人猶前輩暗指執政是所謂詭匠氏之不以杙為楹杙

也楹大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菘苓也昌陽即菘蒲可以延年菘

不便直言宰相抱前二喻有無窮之味方知前段埋伏之巧

林西仲曰首段以進學發端中段句句是駁末段句句是解前呼後應最為綿密其格調雖本客難解嘲答賓戲諸篇但諸篇都是自疏己長此則把自家許多伎倆許多抑鬱盡數借他人口中說出而自家却以平心和氣處之看來無歎老嗟卑之迹其實歎老嗟卑之心無有甚于此者乃送窮之變體也至其文語語作金石聲尤不易及按本傳公作是篇宰相見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攷元和六七年宰相為權德輿李絳皆有文名自然針芥相投愛才汲引不比貞元中趙憬輩見三書而漠無一報也嗚呼文章知己豈不以其氣類哉